



蟬秋

青山蔣書作



綠玻璃杯

我爲友情所支使，在她家伴着她底病。當她略爲清醒時，握着我底手，說，『妹妹！我對不住你！你吃

了苦啦！』那時她底苦惱的心靈上，也許覺有些微的安慰。但是她對於我底辛勤的感謝，遠不如對她的懇至的期待——我是她底同學，知己的朋友；她底未婚夫，却算是她底生命了！他在昏亂的囈語中，不絕口地狂喊着她底名字：『其捷呀！其捷其捷！其捷來！你來！我給你說……』她像期待着救苦救難的

菩薩般狂喚着。她大約覺得有她底其捷在身旁，她底生命便會從魔鬼手中奪取回來了！說她糊塗，不明白，但有他在旁說着，『姐姐！其捷在這裏！你放心！』時，她便也安然了；再不似他未來時的狂喚。

其捷是一個肌瘦而黃黑的青年，從他底不甚流動的胖子和呆滯的神氣裏，可以看出他是真誠而樸實，有着潛在的熱烈的愛。那天奔走於炎酷的太陽下，懷着滿肚皮焦急的心情，愈顯得顛顛而羸弱。

他從很遠的水西門親自買來一帖藥，是一個方方的上天下小的白紙高包，另外還有一隻綠玻璃杯，杯中裝着的恐是貴重的羚羊角汁。他慢慢地拆開紙包，對着藥方一樣樣都放在藥罐中，沖上生水；催着生火爐，好趕緊煨起。他急急地揮着滿臉的汗水，又咳了兩三口帶血的痰。他呆了一呆。

這時裏面病牀上的她，又在喚着『其捷』了。我同其捷立時走進去。他又欸欸地和她說：

『姐姐！其捷來了！買了藥回來了！這帖藥喫了包好……』她底乾枯而蒼白的瘦臉上，露出一絲笑意，嘴抿了一抿，似表示由衷的感恩。暫時又甯靜些，祇側身向牀內睡着，有時轉過頭來，用護滿眼矢的矇矓的眼兒，向我和他望望。

他放輕了脚步走出去，教把藥放在小火爐上。聽他低低地和她底父親說：

『請您當心這藥！剛纔趙先生不是說好？看這一帖藥——我想，還是把羚羊角的汁先給她喫下去？』

少時的靜默後，他和她底父親雙雙地走進房來；他手裏拿着那隻綠玻

璃杯，我看去是小半杯和水的白漿；她底父親提着開水壺。他哄着她說，『起
來！起來！喫點兒開水！』她還是側睡着，祇仰頭狠狠地望望。她底母親——一

個時乖運蹇的老太太，坐在靠窗的椅上遠遠地說：『兒呀！起來喝一點，乖，我

喜歡你！我底心肝命！』她突然坐了起來，瞪着眼很慌張匆忙地一隻手按

着蓆子，一隻手扶着杯子，就着他底手中，把白漿一氣喝完，嚥下時骨都骨都

地響；祇是像喝不及似的那樣異常的慌張和匆忙，使我覺到是不祥的徵象。

但她底母親聽見了，在枯焦了皺皮的臉上，露着絕大的歡欣；先就問我，『可

是喫下去啦？』顧小姐！我點點頭。她又繼續着低低地說，『可憐她底哥哥就

是不肯喫藥；喫了又吐出來；肯喫總有救。你看她剛纔一滴都沒白糟蹋！』

這時她父親給她些白開水喝，把杯子沖洗乾淨，便扶她睡倒。在聽到她母親說話時，她又無端地插上一句說，『哥哥？哥哥不是死了嗎？』接着她又很傷心地哭她一月前亡故的哥哥了，但沒有淌眼淚。她母親經他底示意，便仍如先前的靜默了。

他走了出去。

一會兒她底手指和臉皮又漸漸地緊張了起來，他們忙着給她擠西瓜水。醫生說西瓜水可以治心中的邪熱。

他把藥和西瓜水每樣捧進一小盃來。一盃是紅的；一盃是黃的，還升着熱汽。我出去趁空喫了半盃午飯。

飯後，見他坐在床前的凳上，用手指給她按摩着胸膛；西瓜水的盃是空

了，藥還在桌上。她還是有點緊張。

隔了半點鐘的光景，我和他照應着把那盃藥灌下去；以爲可以抵制她午後的那一次騷擾；但是終仍不免，又給她受了一番那種說不出的痛苦。

她突然生了異常的氣力，手足皆冷，洩出滿頭滿身的冷汗。心裏好似有着烈火在燃燒；透不上來的氣，直往上撞頂，把齒咬緊，悶着呼吸，幾乎昏厥過去。爲防昏厥，她底父親急忙地爬上床去，扶她坐起，在後面抵着她底腰；我祇是用手巾給她擦汗，又用紙撚的煙兒薰她底鼻孔；她在扎掙而避讓。也許心裏還明白，祇是無可奈何地聽着擺佈。

她底枯焦着繃臉的老太太又掛着眼淚，在屋角裏哭泣着。嘴裏咕嚕出來的，是在說，『我底兒呀！你要去尋你哥哥……帶着你可憐的……苦命的

媽媽罷！

我底眼淚也不自覺地流了出來；一面握着她底右手；他握着左手；還有人按着她底腿；不然，她腳會亂跳，手要亂咬。若是咬下一隻手指來，在昏亂中她是不會知道的。爲此我用着十分的氣力。

好久，她纔透過一口氣來，急遽地說：

『好啦！讓我睡倒！』

於是又慢慢地把她放倒。我給她擦汗。

她又錯亂地唱起來了，用着國語的調子，聽去也有自然的節奏，吞吞吐吐的却聽不懂是說的什麼，祇『我～我～』地像唱京戲般；每一節末了，少時的停頓以前，定要把身子挺起，向床上工東地一頓，再『嗯～』地一聲聲

哼着。

她母親却拿着掃帚進來，在她頭臉和身上脚上拂拭，說是遇着野鬼；自然這是她底『傍老頭子……』的話招出來的。於是大夥兒的親戚便立時都見着那傍老頭子似地在嚷着：

『你有話就說！你和她無冤無讎，別給她這樣地喫苦！要錢，我們燒給你！』

但她還是用國語的調子唱着。我們緊緊握着她底手不敢放鬆。我被她底手指甲掐得痛得狠，但祇好忍着。後來祇得握緊了她底小腕，看她屈曲地緊張着，像要抓着什麼纔好的樣子。

不久，她改了調子；是在學校裏唱過的琴歌；沒有錯什麼。唱完，又隨口亂

說了；不住地儘在高聲地狂喊，像是愈高愈好，愈高愈痛快，竭力要把這一口氣喊完了似地，瞪着眼，伸長了焦黑的舌頭。這樣瘋狂似地度過了兩三個鐘點，心中的火氣和沸騰的熱，纔稍微平熄些。但仍在說着莫明其妙的言語：

『啊呀！他們要淹死我哩！救命……』

『世界上的人都被我磨折死完了，我一個人活着做什麼哩……』

『隔壁的老太太，在我眼上釘了十隻釘，心上也給釘了去啦！啊呀！不得了啦！』

她底母親忍不住放聲哭了，斷續地說，『我這個孩子，又靠不住了啦！教我老的老小的小……怎樣地過活呀……兒呀……』不怪她母親要這樣剜心似的痛；便是我也落淚，她底其捷也擦眼；大衆覺得這病是終於無救

了。

『這還是輕的哩！前兩夜還要利害！』她底父親從床裏爬下牀來感慨地說。一忽兒又猛然想起一件要事似地說，『你們趕快把藥再倒一盃來；趕快給她喝下去；趁着先前的藥力，也許可以抵擔得過……』沒說完，趕快地向房外去了。

我們不去理會他，放一隻耳朵聽着她底胡言亂語。一忽兒似清楚了，却勸她母親別再哭。

再喝下一盃藥去，纔漸漸地不說話，昏昏迷迷地像要睡覺的光景——大衆底臉上，纔又有了喜色。我坐在牀前，細看她還是圓睜着兩眼。其時看見，喊她閉着的時候，她也知道勉強地一閉；閉着也還不是真睡去。一會兒又圓

睜着了；他們不知道。

大衆都似放下了七上八落的心兒，懷着新鮮的希望。

老太太又重開顏地低聲說：

『還是藥有效驗。該不礙事！——她哥哥那時不出冷汗，冷汗出透了也好；她哥哥也不像她這樣喊叫，所以悶在心裏，時瘟內陷，陷死了一個活跳新鮮心高氣傲的孩子！靠菩薩她就這樣安逸地睡一覺就好了。——睡着了
吧？——我想該不要緊；這倒是轉機！趙先生說能睡着就是轉機！』

其捷還在注意使她閉着眼兒睡覺。但她始終沒睡着。

天色昏黑下去，僕人送進一盞煤油燈來。我祇嫌它不明亮。

晚飯後老太太進房來低聲和我說：

「顧小姐！我剛纔去燒了一斤紙錢給那傍老頭子，你看她現在多麼安靜！」

老太太說過看看她，將走出房去，她却高聲地喊『媽——媽——』她母親急忙地走過去，時間她喊媽作什麼，但她用手狠狠地一揉，怒容滿面的說『不要你！你是爸爸——我要我底親媽！我——底——親——媽——呀——』她又唱起來了。

夜裏一點鐘起，又鬧得馬仰人翻，比日裏還利害。沒有別的親戚，照應她的，除了掙扎着的她底老父母以外，就賸我，其捷和她底兩個表姊妹；彼此都

是膽小的孩子們。

老太太底好希望，又給她底胡亂的言語刺破了。

『老奶奶來了！』她說，『老太爺也來了，還有哥哥——請坐請坐！我去倒茶——我坐在哪兒？』

她母親底眼淚又簌簌地滴在衣裳上了。馬上和她爭吵似地說：

『沒有你底位置，兒呀，別胡說！——子楚子楚！（她哥哥底名字）你給我滾遠些！爺爺奶奶也得救救她底命！可憐你們祇有這一個孫女兒啦！還想帶她去嗎？』

她狠狠地說，『別麻煩！誰在哭？』說過就猛地用手撕破了一件綢小褂子，又用手把簾子揭起，想要爬起來。我們祇好按着她。

其捷用手指試她底脈，搖搖頭和我說：『亂啦！總有二百跳！』說完嘆了一口氣，眼淚不由地淌了出來。

直到天明，她底臉漸漸地灰了，嘴唇像錫箔似的顏色，喘着氣，便像命在頃刻間。其捷完全絕了望，立時呆癡地哭着。男子的哭，直不過乾嚎而已，不像我們那麼有心有腸的訴着的哭。

他教趕快去請人幫忙；他趕緊把哭着的老太太拉到院子裏去，我聽他軟軟地說着：

『您先別着急，該有禍也無從避！我還是您底女婿，萬一她不得好，——也許還有希望，我總忘不了她，祇要能自立；我不是無良心的，凡事都還有我，我總忘不了您們！』

再聽老太太哽咽地說：

『你看可是想不到的事她哥哥一月頭裏死了，總是她抱着我，勸我，教我別傷心，說有我哩有我哩！誰想到……』

『做夢也想不到再打這麼個當頭棒，教我將來還靠誰？一兒一女，一花一菓，現在是萬事皆空了！兒女呢？』

『還有孫子！』

『孫子五個月的有什麼用？——我底一對山長樹大的二十幾歲的好兒女都留佢們不住！等到孫子成了人，我們底老骨頭早打鼓了啦！』

這裏她又喊起媽，忽忽忙忙跑進來的，是掛着眼淚的老太太和她底灰色的其捷。但她又不做聲了。

一忽兒她底父親又走進來，說：『我剛纔寫了個大仙牌位，供上兩個大雞蛋；祇好求大仙菩薩保佑保佑。』但是一眼看見她那臨危的樣子，却又垂頭喪氣地走出去。簾椅子支支地喊了一聲，聽他嘆氣不絕地說：『活該活該！哪一世做的孽……』老太太出去時，聽他又接着說下去：『太太！好歹我們上張公橋，張公橋下是滿河滿岸的水，我們手挽手，老夫妻倆，卜嚨咚一跳，也就無憂無慮了，倒免得花錢費鈔，累害別人！』這樣說過，接着是一陣冷笑。

這冷笑，引起了老太太底苦笑！嘿！嘿！嘿！嘿的夾在嗚嗚的哭聲中。又在說：『好好！卜嚨咚！好！就這麼辦！就這麼辦！卜嚨咚！無憂無慮！嘿！嘿！嘿！無憂無慮！嘿！嘿……』

我怕老太太要瘋癲了，她也還沒就死，也許還得好過來。我祇離開床前